

德国旅行散记（二）

钟祥

三、一个追求个性自由、注重自身发展的民族

日耳曼民族注重自身的发展，追求个性自由，这与他们的严谨又形成一种反差。但又不相矛盾，因为两者都是殊途同归，都是追求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特征，从他们居住和工作的环境就可以看得出来。德国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国家，虽然曾经有一堵很窄的柏林墙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那也是一个国界线的象征。走在德国各个不同的城市里，我们发现，他们居住的别墅没有围墙，大学没有围墙，市政府、州政府也没有围墙。市长的办公楼在星期天游人随便参观，这不像我们中国，每户都要有围墙，如此还管不住小偷光顾；每个单位都有围墙，且有门卫把守。更让我们好奇的是，在大街上竟然见不到执勤的警察。我想，这种现象或许与他们崇尚自由的个性有关，不自我封闭，也不对外封闭，如果有围墙，你不容易进，我也不便外出，弄不好会开车撞上自家的大门，不如开放两便。这种个性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也可表现出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堂讲座课。给我们讲课的是莱比锡大学的一位教授，六十岁左右，讲课时带着他的一位女博士当助手，上课之前，他们端出大盘面包来让我们吃，该上课了，当然我们谁也没吃，便放在前面的桌子上。讲课开始了，就在翻译人员说话的空间，这位教授拿起一块面包放在

嘴里吃起来。接着，翻译说一句，教授吃一块面包。这让在下面听讲的我们忍俊不禁。若在我国，老师在讲台边吃边讲，且不说学生在下面笑得上不成课，老师也要被批评的。这种注重自由个性和自身价值的理念在学校培养学生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的大学入学从来不考试，中学毕业后，大学想上去就去，不想上去就去职业学校培训就业，完全是由自己选择。且上大学也是全免费。由于没有考试，从小学到中学，孩子们都是玩着学，玩的多，学得少，因为德国不重视你的知识多少，而重视你掌握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一位中国的移民家长看不惯孩子老是玩，打了孩子几巴掌，结果孩子到学校后报告给老师，老师联络上州里的儿童权益机构的工作人员，找到这位家长警告说：“如果再打孩子，便把你起诉到法庭。”弄得这位家长哭笑不得。

四、一个尊重历史、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国家

德国人尊重历史，且不说他们承认曾经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别国人民及本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就是二战后被敌对国苏联占领本国后为庆祝胜利所建造的建筑物也在保存着。在柏林城区的广场中间，当时斯大林让雕塑的一尊巨大的苏联红军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德国人在有意识地保存着它。再回溯历史，普法战争时期，被拿破仑炸成废墟的古城堡，仍然歪歪斜

斜地耸立着，这些残垣断壁站在那里像在诉说着日耳曼民族厚重的历史，也昭示着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损害，在呼唤着世界和平。还有二百米左右的柏林墙立于大街。而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市，有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的古城堡，仍然完好地在半山腰耸立着，在展示着这个民族历史的厚重与神秘。它建于1869~1886年，历时17年，是白色大理石建筑，塔尖高耸，风格独特，依山傍水，风光奇秀。而在座城堡中居住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更加卓尔不群。据历史记载，路德维希二世是一位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且才多艺，爱好广泛，风流多情，恋上一位跳天鹅舞的舞蹈演员，他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天鹅湖畔，亲自设计了一座宫殿——天鹅城堡。这是一座四层的宫殿，登上顶层眺望，山峰起伏，一片青翠山色；往下看，可见远处的都城和村庄。若在这座城堡里研究艺术，做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的确是一个好去处。可这是一位刚继位的王子入住其中，他不理国事，不见任何人，连吃饭都得用吊绳给他吊到楼上去，每天只是在住室里欣赏油画，想念那位跳天鹅舞的漂亮姑娘。他患了自闭症。结果他只做了四十多天国王，便被废黜。就在他被领出城堡的第二天，人们在城堡下的天鹅湖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还有他的随身医生的尸体，他为何死在天鹅湖里？人们不得而知，至今仍是个未解的谜。我站在碧波荡漾的天鹅

湖畔，遥想这位多才多艺、卓尔不群的青年王子，正是他的不爱江山爱艺术，才使得他成为一个美丽的、悲剧式的传说。

德国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古建筑；每一座古城堡，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每一座教堂，都反映出这个国家厚重的文化底蕴。如科隆市的大教堂，也是闻名于世的古建筑，高16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它的宏伟、壮观、古雅让我们赞叹，且不说墙壁内外上下精致、众多的人物雕像，它的拱形结构的圆顶，就让我们叹为观止。这种拱形圆顶结构有几十平方米的面积，中间不用横梁，全靠石碑的互相嵌入支撑，架构成这座气势恢宏的殿堂。

德国厚重的历史文化还表现在许多伟人的产生，哲学家如黑格尔、康德、尼采、叔本华等。有的伟人故居和博物馆在开放中，供人游览，如音乐家巴赫、文学家歌德的故居。最不能让人忘怀的是特里尔市的马克思故居，这是一幢临街的三层小楼，是马克思的出生地。它是一座小阁楼，房间雅致整洁，中有回廊，后有小花园。故居的门票背面印有中文说明，大约来此的中国人最多。当我们结束参观，走出大门时，同行者抬头看见空中有一道彩虹，有的说，这是马克思显灵了，在欢迎我们这些万里之外的忠实信徒吧。

德国之旅，一次收获颇丰的历史文化之旅。

著名女诗人申艳 到黄泛区农场定点深入生活

本报讯“我到家啦。”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女诗人、周口市作协副主席申艳到黄泛区农场后说的第一句话。按照中国作协的安排，申艳将在黄泛区农场深入生活，为创作反映黄泛区底层生活为题材的诗集做准备。

据悉，2010年，中国作协开始实行作家深入生活制度。这是中国作协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推出的一项引导与扶持作家深入生活的举措，旨在倡导和鼓励作家走向现实生活的第一线，帮助作家增加基层生活经验和积累，促进文学创作。（翟国胜）

文艺动态

落泪花田

——读《花田半亩》有感

高银粒

银杏叶，散落一地的悲伤，仿佛在怀念那年秋天沉睡的你——田维（大三学生，《花田半亩》作者，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岁）。2007年8月13日，那天晚上英仙座的流星雨为你送行，你默默闭上了双眼，真切的希望：“妈妈，如果我不在了，你也能快乐地活下去。”这使多少人为之动容，这个可爱的精灵紧紧地握住妈妈的双手说：“妈妈，容许我还有时间，望你的老去，如你望我的成长。”说罢，双手慢慢落在了白的有些刺眼的床单上。田维，花田的主人，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记得她曾经说过：“人的时间匆忙，每一刻都非常珍贵。”是啊！棋罢不知人换世，打柴人看一局童子的对弈，斧头的木柄便已朽烂，家中的亲故早已去世，神仙的一局棋，人间几世轮转。眼前所

太极刘

陈逸民

太极刘，名喜儿，沙河北老城人，鲜有人以“太极刘”称呼。头大膀宽体厚，黑壮如金刚，秋枯篾子般细眼，微微暴牙，擦肩而过，威气逼人。然其性颇温和，三十多岁，江湖龄深，柔技甚高，重义气，心善，在周口小城太极圈小有名气。太极刘，名喜儿，沙河北老城人，鲜有人以“太极刘”称呼。头大膀宽体厚，黑壮如金刚，秋枯篾子般细眼，微微暴牙，擦肩而过，威气逼人。然其性颇温和，三十多岁，江湖龄深，柔技甚高，重义气，心善，在周口小城太极圈小有名气。

刘，乃一粗人，识字少，家贫，少小习武，能吃苦，勤快，功夫深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接触太极拳，后曾多次赴陈家沟求艺，颇得柔术要义，与人交手，多胜。人颇敬仰之。结一群江湖朋友，爱抱打不平。一次，呼朋携友，小饮街头，正酣，遇一无赖发飙，刘愤起，诧之，遭围攻，刘孤身战数人，惊动警方，刘走之，隐匿多日，终为民警所获。民警获之时，刘贴身松

抖，竟击倒一警员。众人佩服其功夫。事息，警方释之。

大凡来周的太极友人，多欲与之切磋，贴身走上几招。众多青年投其名下，习太极，晨聚沙颍河大庆路桥东林下，风雨不辍。吾遇之，于亥子年。偶去河畔晨练，见其带一群青年林中练功。后晨练日久，与之渐熟。然天薄斯才，乙丑年春，多日未见太极刘露面。稍后，得知其已病入膏肓，于医院治疗。吾为之震惊。如此壮汉且深得太极之术，何患之有？

拳友闻之，无不哀婉顿足矣。太极之术，深含养生之道。多少沉疴之人，习太极日久，身强病消。身怀绝技且壮如金刚的太极刘竟不如无缚鸡之力的凡夫辈！后其友告余，非不如此也。或曰，其性豪爽

好客善饮，家贫，呼朋引伴，常聚街头，所饮者多粗酒，久之，则伤身。或曰，为家之生计疲于颠簸，唯顾养生之道，日久积病。众说纷纭。总之，病人膏肓，知之已晚矣。

深悟太极之术者，难循太极之道，纷扰社会，有几人不为柴米折腰辱辱摧眉？又有几人不为权利蛊惑立身处事不颤不惊？“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愁煞他”，此为农耕时代的困况。今日之困，有点“富贵圆”，高物价、高成本、高生活……一切皆被“高”，皆攀比“高”攀比之风。身居困境者，有几人定力可致天人合一、脱离俗事所困？

月余，太极刘再来林下，赫然已前后判若两人也，骨瘦如柴，羸弱之极，与众人语片刻，体力不济，遂怅然离去，神情眷恋而凄然。再后来，听说又来一次，后便逝矣！此是乙丑年的事。周口拳界又失一才，拳友皆凄然。

太极刘走后，跟其学拳者，日后再技艺陡进。刘若有知，当欣慰矣。

蟋蟀

王冬晋

我在爸爸办公室里发现一只蟋蟀。

秋后末伏过去几天了，天已降温了，对人来说现在是最宜人的温度。可是这只蟋蟀整体已向黄褐色偏黄靠拢，曾经雄壮的后大腿已不再高高拱起来跳跃了，只是微屈着向后伸展着。若不仔细看都以为伸直了；两只前腿和中间的两条腿越发显得细瘦且向身体四周斜伸着，几乎整个身体都平趴在地板上；曾经在头上神气活现的两条须也已经卷曲着，失去了弹性、不太规则地扭曲在头顶上。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以为它死了，我试着吹了一口气，它缓慢动弹了一下就又不动了，它已经不叫了，不再哼鸣，尾部一动不动，翅膀贴在身体上几乎分辨不出来了——它太衰老了。他的头挨着地一动不动，我想看看它的眼睛，可能整体的衰老，我觉

得它的眼神也已散乱了……

我没有动它，就让它在那里趴着吧，也许过不了多久就……

爸爸的办公室在五楼，我和他一幢办公楼，我们的办公楼共有六层，钢筋混凝土的结合物，白灰砌的壁，明净而坚硬的地板砖，整个楼数千平方米，数十个办公室，除了个别办公室里养的几盆花，没有适合蟋蟀这类生物生存的地方。可是每年总有大批蟋蟀费尽千辛万苦来到楼里，来到这没有野草、没有花香、没有清风，甚至没有泥土、露珠和雨水，见不到蓝天、白云、太阳、月亮还有星星的地方。我们国家现在对人推行火葬，可是其它生物还有人土为安或天葬的权利呀，但是办公室里的蟋蟀们绝大部分或被踩死、打死，或饿死、老死，之后被人们扫到簸箕里，尸体将与最肮脏的垃圾放在一起。

我沉思着，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不是你们生存的地方，这里无法交配繁衍，不好进不出，食物、空气、住宿都不好。死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办公楼西面就是一大片广阔的庄稼地。是人类破坏了环境使它们无法生存？是建造的大楼占据了它们祖祖辈辈的地盘？还是庄稼地里有农药把它们逼到这里来了？或者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虚荣心，到人类的楼里来过？还或者是别的……会是什么呢？那人呢？人一辈子欲望无休无止地活着，是否也有过这般的无知和盲目？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又有蟋蟀在别的地方由断续地哀鸣到渐渐地沉寂了。在这沉寂的弥留之际，它们是否还做着遥远的梦，梦里是葱绿的玉米地，玉米地的上方是碧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

我放下笔，摸了摸地上的蟋蟀，它还能动，我准备下了班把它放到楼西的庄稼地里，可是又怕别人说自己，办公楼前就是花圃，就把它放到那里吧。



李寒 摄

小小说

月下蒲湖

胡新春

陈三水蹲在月亮地里，呼噜噜地喝着一碗红薯稀饭。

朱小巧捏了几片新鲜的蒲叶，从湖岸走过来，坐到陈三水对面。陈三水捡来的破烂堆，正披了月光，在一旁静默。

“我要无可归。”朱小巧头勾着，十分娴熟地摆弄剑一样的蒲叶。眨眼之间，手指缝里冒出一只青翠玲珑的水蜻蜓。

陈三水没搭腔，执着地啃着一大块油黑的咸菜疙瘩。

“几十年了，蒲湖的日子跟南湾的水一样平静，如今倒好，一天天瘦下去，南湾也快没了。”朱小巧仍勾着，她的话像一阵从湖上吹过来的风，“你捡破烂捡得太慢，结果垃圾都跑到了湖里。”

陈三水已经啃完了咸菜疙瘩，抹了抹嘴，暂时还不想说话。在世上为人四十年，他早已经习惯了沉默。

“要说南湾那片水可真是好水。”陈三水的嗓子就像他刚刚吃下去的咸菜疙瘩，“我还记得有一年在那里吃蒲根，那是蒲湖最好的蒲根，又白又嫩，甜丝丝脆生生……”他咂了咂嘴巴，接着又叹了口气。

从湖上苇丛深处传来两声鸟鸣，应该是紫脖子的野鸭子，等两人抬起头去，只看见一湖的风月。

“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去趟



童晓霞 摄

黄昏，柳林里的晚餐

仙源竹韵

夕阳西下
伴随着搅拌机的轰鸣
一群头戴安全帽的农民兄弟
从桥头工地紧闭的大门里走出
他们手拿大小不一的饭盒
拖着沉重的步履
缓缓奔赴在黄昏晚宴的途中
为了五谷杂粮和辘辘饥肠的约会
踢踢踏踏
零乱的脚步踩在河堤上
荡起阵阵尘土
叮叮当当
短暂的路途上
响起清脆的乡村交响乐

引来树林里的小鸟为他们歌唱
沙颍河里的小鱼为他们跳舞
他们以大地为餐桌
以树林为宴会厅
三五一群，或蹲或站
一瓶啤酒，三五个馒头
和半盆蒜泥黄瓜
便是今晚丰盛的晚宴
路边卤肉车上的猪下水
成为他们聊以解馋的奢侈品
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
惬意地呷上一口啤酒
吃着还算可口的豫东菜
颍水
向我诉说着
筑桥工人心头的悄悄话

一扎，厉声说：“想咋着吧！”那些人顿时没了音。女郎缓缓地离开了。

远离市场以后，我故意问她：“他们给你160元你咋不卖？”她说：“你没看他们都是贩子吗？我就是不卖也不能卖给他们。”我把150元钱给她，她把钱交给我，笑着：“还给你省了交易费。”我不经意地问：“有本没有？”（因为当时公安部门管理自行车，除在自行车上划号码外，新自行车还要有本）她说：“有本，忘家里了，我带着你拿去。”我虽然知道有些小题大做，因为从没见谁查过本，但还是乐意陪她跑一趟。于是就让她带着上路了。

她的家离周口大约五六里路，一路上，她像是表演车技似的，骑得飞快又驾驶自如，并且和我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无话不说。说她卖车是因为托人又买了一辆飞鹰牌自行车，既是原装的，又有九成新。飞鹰牌自行车在当时是名牌中的低等，杂牌里的上等，很受大众的青睐。何况车主是一个妙龄的摩登女郎，白皙的脸，时髦的发型，修长的身条，紧身的上衣，下穿当时刚刚流行的喇叭裤，看上去也只有二十三四岁。车好人美，当然备受人们的关注。特别是那些看上去像贩子的年轻人们，一会儿过去一趟一会儿过去一趟，或砍价或闲扯，油嘴滑舌。女郎始终微笑着应酬他们的轮番叨扰。

我，一个乡下人，老实巴交。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深褐色老式中山服，下身穿一件膝盖处发白、腿弯处有褶皱的深蓝裤，脚上穿着几年前我叔父给我的三接头破皮鞋。其貌不扬又破衣烂衫，当然自惭形秽，想买她的车又踟蹰不前。终于瞅到一个间隙，壮壮胆子上前问价：她要160元，我给150元（新车定价是153元），当时她未置可否。过了一会儿，只见她走到我跟前小声说：“等一会儿我卖给你。”

又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她看看已无新的买主，天也快晌午了，给我使了个眼色，嘴里说着“不卖了”，推起车子就走。我一愣神，怎么就不卖了呢？又想起刚才她小声说的话，就迷迷糊糊地跟着走。这一下可引起轩然大波了，刚才那些砍价的，打俏的，闲磨的骤然起哄，好像围堵多时的猎物突然跑出了包围圈。女郎立即把车子

庙里，求庙主跟他们说说情。脑袋出了毛病，怎么突然要将那片湖水填平！”陈三水坐在那里生气。

朱小巧站起身，朝着月亮扬手抛出编好的蒲叶蜻蜓，一共六只，都在月光里飞。

“那些人听不进劝的，往湖里填一块垃圾，手里就多一块金子。”陈三水送朱小巧来到湖水边，看见惨白的月亮正浸在水草之间。朱小巧轻轻一跃，月光里多出一只蜻蜓，翅膀在月光里飞舞。

湖上的清风将水蜻蜓的身子轻轻托起，她开始朝着一片长满美丽莲花和茂盛蒲草的湖水飞。月光溶溶，明羽翩翩，蜻蜓飞得很慢，一起捉起臭烘烘的垃圾，她的心都快碎了。

路上遇到两艘夜游的快艇，强光灯打在湖面上，一片刺眼的惨白。蜻蜓微微振动羽翼，快艇瞬间被甩在后面。她的嘴角泛起苦笑，不知何时起，对这些蒲湖精灵来说，尊严和自信已成了奢侈的东西。

一个月后，蒲城坊间都在议论一件事，蒲湖南湾被垃圾填平，成为蒲城新地王，从省城来的开发商将在那制造人工的美丽湖滨，建造蒲城最高档的住宅小区。